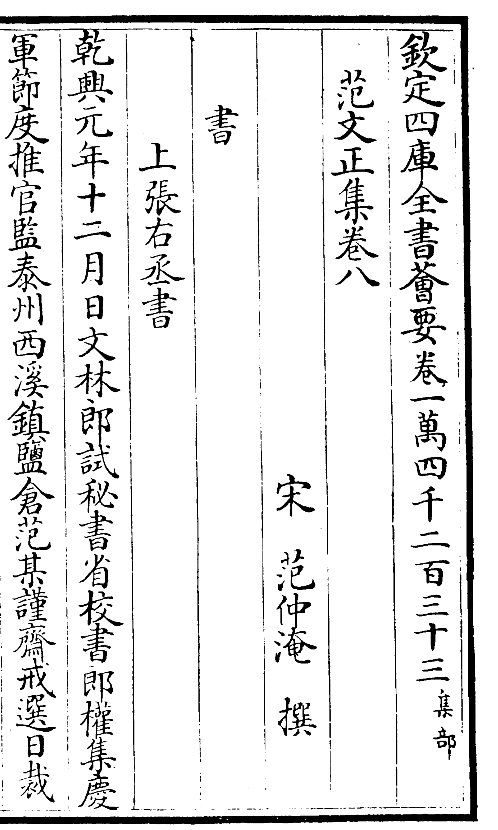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三 集部

范文正集卷八

宋 范仲淹 撰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於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

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

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郇侯之問繫乎憸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葢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

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為其升爾其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為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于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

其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於海隅葭菼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偃咎猛且賊民窮荒絶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

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其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黄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禄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盖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

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其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其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末易行者其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蒼

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

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唯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

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才不充則多罷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

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

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其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

民之弊者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巳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

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盖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于仁乎今約天下令録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録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盖職官録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

哉其間課冣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
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録之人
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録
之俸其曽任令録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
例須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
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
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
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

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覧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虚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

不糾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餐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

之時飾身脩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之從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㸃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

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絶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

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廵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顧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

下幸甚幸甚其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盖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其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其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盖古者四民秦

漢之下兵及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蠧也士有不稽古而禄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黄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于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蓺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

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畧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惸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録

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㫖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産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

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鄙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廵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貣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

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瀉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於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蓺之家古皆督責今

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于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于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蓺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

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徳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

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于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於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

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别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嚚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

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于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

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歎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嵓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名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

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之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録事參軍録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外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澂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

實邊郡使吏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之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之廪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諳方畧不

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虞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乇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行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今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

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吴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吴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罷堪將材者容授兵畧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

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

術請置本土之兵勸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絶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

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其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竊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脩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拜除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

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黄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為軍

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宗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内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

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禄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禄重或職重禄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禄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於羣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寛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

官直云假塗相與啚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竝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曽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

不革其上節于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獳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懐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禄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

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茍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敵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姦雄奪氣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策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

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纍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

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絶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脩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

政漸盈于禍漸絶於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禄不

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項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寛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内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

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末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
斯民之寃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
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
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
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
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脩四方之
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
之意乎儻相府疑其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

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
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
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
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
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
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
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
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

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閤下某近者伏蒙名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

爾以非忠非直但好竒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竒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膂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

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甚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

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顗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

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
幕府歷宰字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
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
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于頴考叔曹劌
杜蕢絃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
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於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
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
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

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其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其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絏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其患好之未至爾若以其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

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其患邈之末至爾其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

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禄微然歲受俸禄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

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柰何其棲遲於斯絶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徳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討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竝許封章此吾君盡心

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覬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冐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其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末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

擇而必行不在其謗於必賞言而無實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胷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輙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内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宫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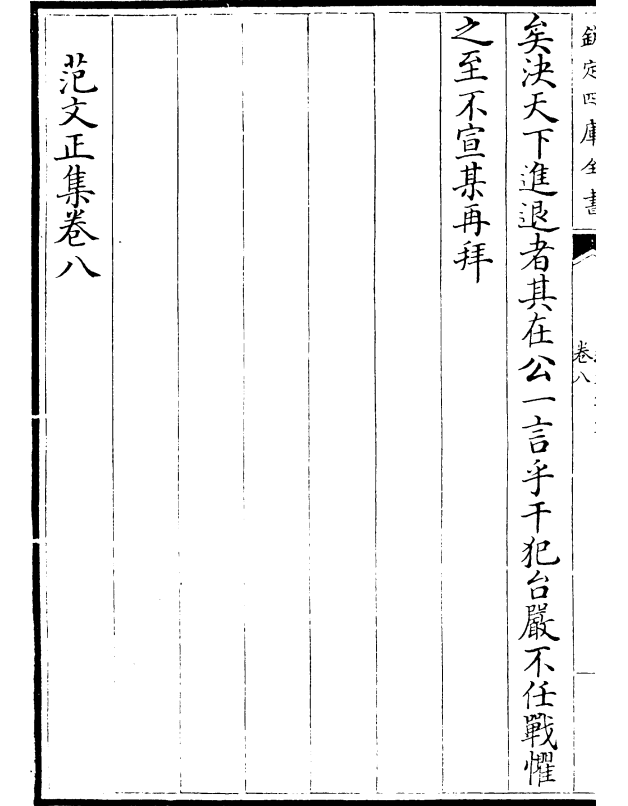
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内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宫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其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䨇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

謂其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鄙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

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于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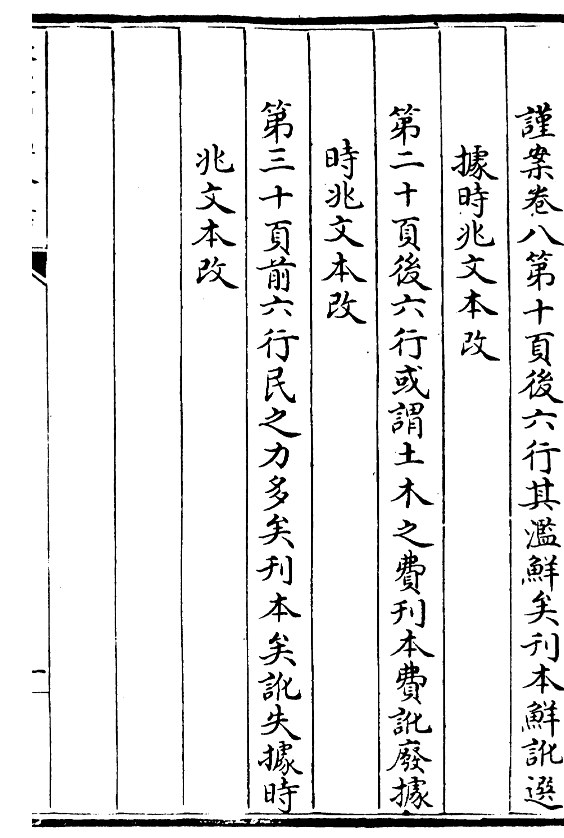
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汹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懼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

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
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
願昌言于朝以絶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
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
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
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
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其之徒皆
不合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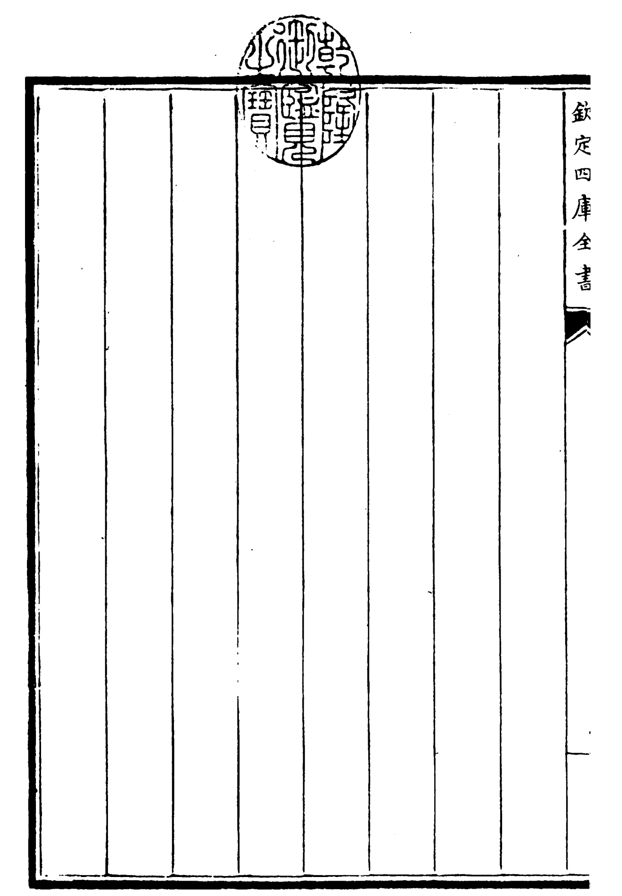
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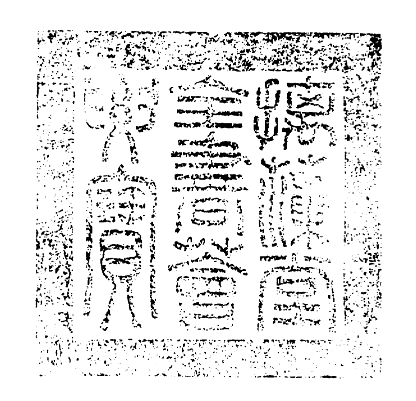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卷八


謹案卷八第十頁後六行其濫鮮矣刋本鮮訛遴據時兆文本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或謂土木之費刋本費訛廢據時兆文本改

第三十頁前六行民之力多矣刋本矣訛失據時兆文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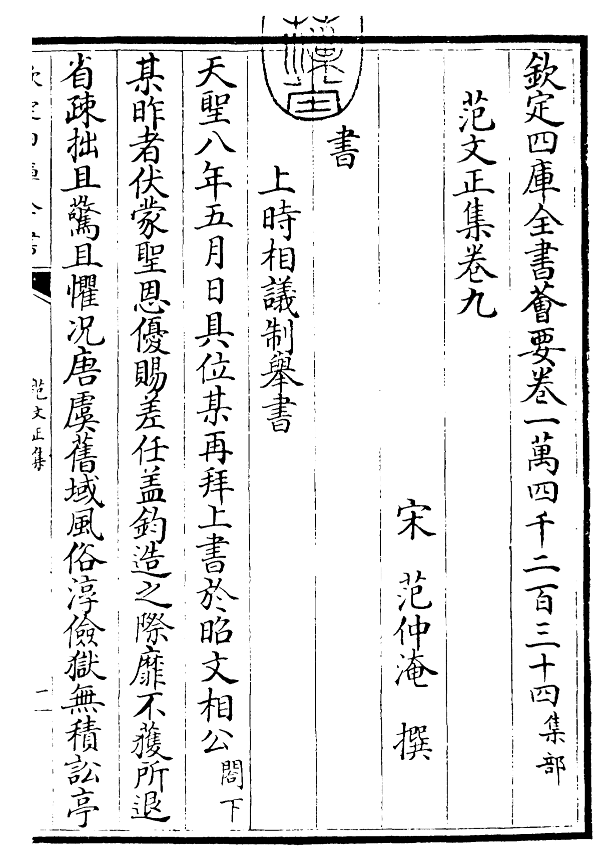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九

宋　范仲淹　撰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閤下

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盖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

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冐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盖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

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屛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盖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

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竝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

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顧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

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删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

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别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畧每下詔命多有鑒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寃之儻亦以典為名躋於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

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

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

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𠜇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别為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騤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遺書云中有册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册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别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

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

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
或見删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
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
也夫子删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
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
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
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盖尊避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
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

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諆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諆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侫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為侫乎以其册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册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蘩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務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於書得

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於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

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繹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于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于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

操堯舜之音遊羲黄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儔儔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薫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兾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

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

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

其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

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
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
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
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
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
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

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蚤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

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井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

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説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産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産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

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

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嵗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

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内翰書

某諮目上安撫内翰學士某處事疎畧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閤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

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叚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耻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

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
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吕故馬遷著于
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陜西
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
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
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
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奈何將
佐之中少精方畧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虚名或出

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覩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竒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虚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閤下以衆說叅取為國家

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廵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户不足為用又

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外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脩金明鄜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今有圖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

入賊勢一破烏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

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叚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

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内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束咸賔忘戰日久内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為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其貳於元帥不

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奨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怨之用儒無功勢必移於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甚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

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畧則擇俊乂為之叅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寳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懐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勑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叅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慼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

乎邊患矣其復慮朝廷以涇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其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於朝廷不為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怔忪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為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牆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已安乎其他利

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為大雖遣使修好或可暫弭柰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于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内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

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其豈可不自量力而輙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禄之福忘喪敗之禍耶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為武帥與之參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于内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其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為國家先重其身

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内某輩竭力於外内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胷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畀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啟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

疲困已甚加應荅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修謝啓伏增
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
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
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
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
下蕃部寨二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
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
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竝

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凛庫緡空虛不議營搆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禀焉某已有奏章乞别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

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卯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内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閤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

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於京師至於諸節度之兵亦皆贍於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柅於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

非淺亦甞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閤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柅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閤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閤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閤下孰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

自重為禱不宣其上

又

其啓近辱眞誨荅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於舊此金石
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鄉之高正為
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於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
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於已耶漢李膺之徒黒
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

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巳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為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為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為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専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畆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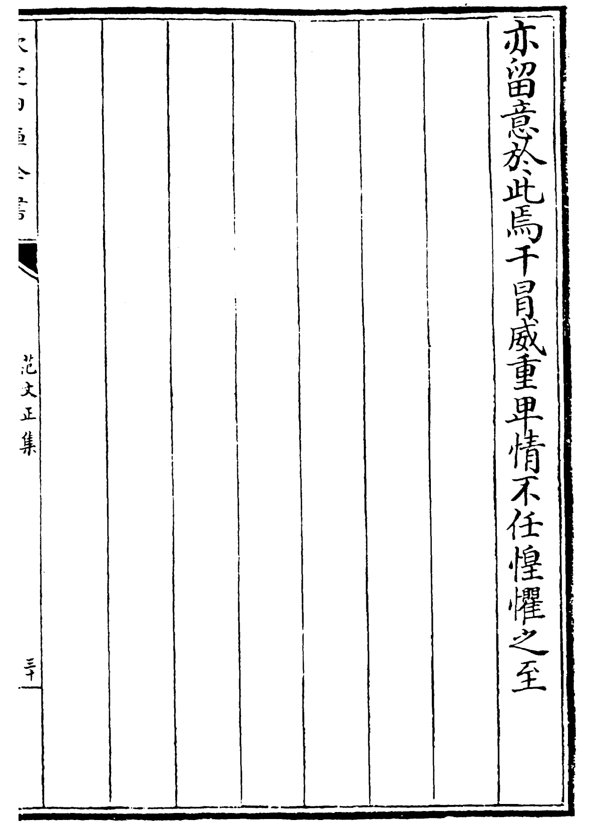
姑蘇四郊畧平窊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海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横没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為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

江水巳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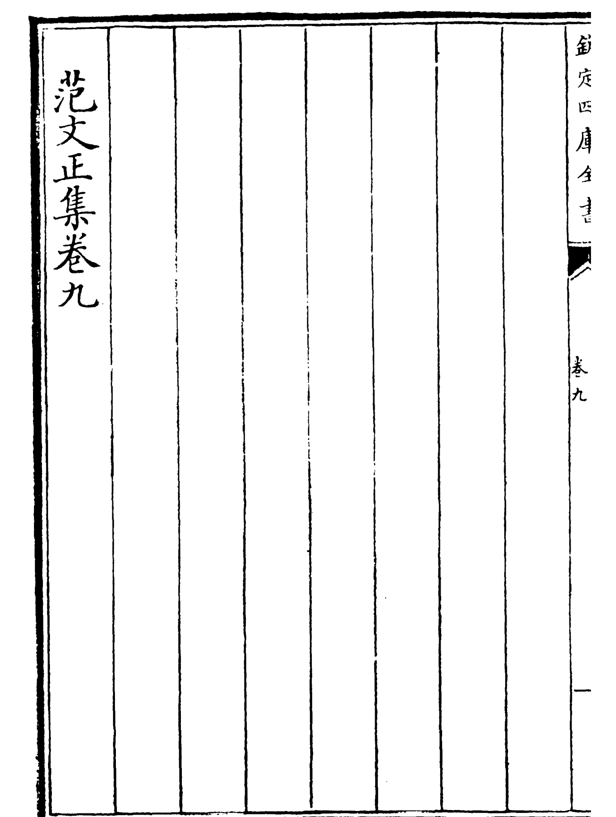
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畒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

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

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漸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其已具此聞於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爲



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集卷九